

王俭美著

和她的创业老爸 洛杉矶女孩

上海文艺出版社

从洛杉矶、旧金山，到纽约、温哥华，

一个连载六七年的故事，迷倒

无数华裔读者



王俭美著

洛杉矾女孩 和她的创业老爸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洛杉矶女孩和她的创业老爸/王俭美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5

ISBN 7-5321-2360-X

I.洛… II.王… 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4561 号

责任编辑:张有煌

封面设计:周艳梅

洛杉矶女孩和她的创业老爸

王俭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ia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am.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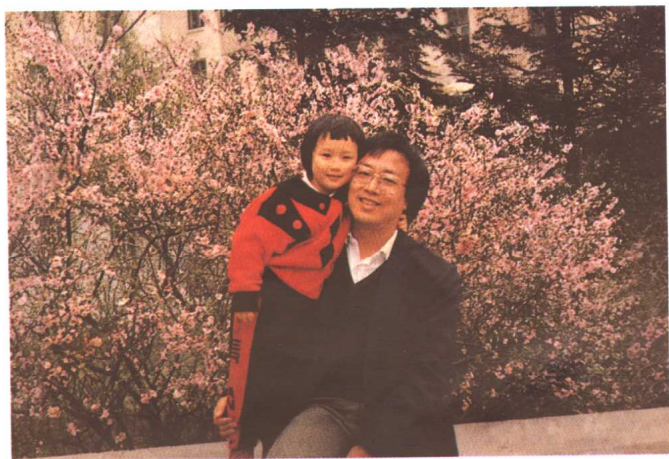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75 插页 4 字数 326,000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 册

ISBN 7-5321-2360-X/I·1886 定价:2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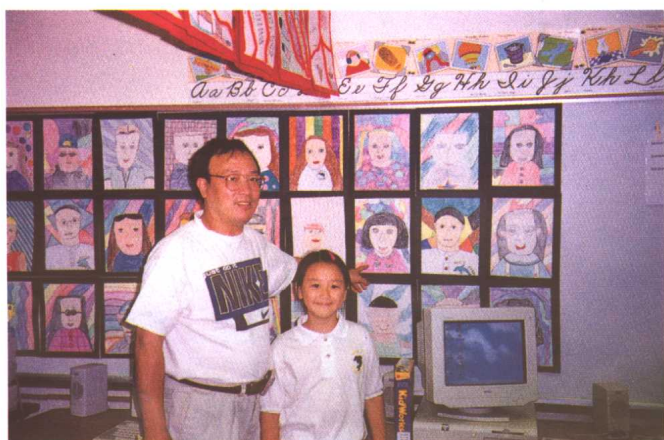


妈妈留学去了，老爸就成了“留守丈夫”。遥遥和老爸在黑龙江大学相依为命



初抵美国，遥遥在旧金山渔人码头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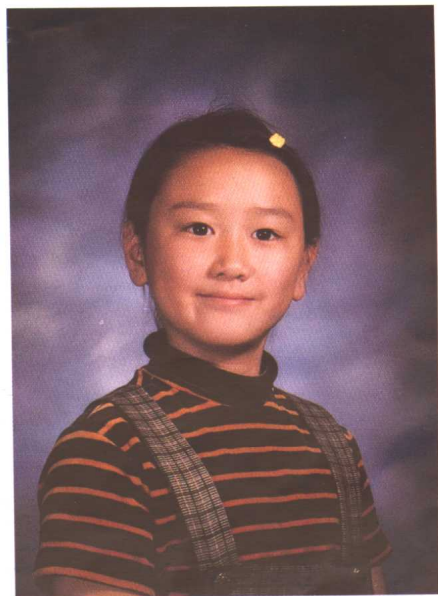
鸟



遥遥说墙上那个女孩就是她

装神弄鬼过“鬼节”





在老美摄影师照相机前，遥遥显得挺自信



圣地亚哥会议中心前的遥遥有点“野”



“9·11”后，作者与访美的王安忆合影



2000年9月30日，老爸和老妈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合影

引言

1. 又见加利福尼亚的棕榈

这次出差去北京、上海，加上天上的航程，头尾才七天。看过“申奥热”的北京灿若星河的长安街，在上海国际饭店向东二十米麦当劳(McDonaid's)、必胜客(Pizza Hut)、肯得基(KFC)、乐立杯荟萃的南京路边留过影，办过无数的公事、私事，将采购来的大包小包往两个大皮箱里一塞，前脚就踏入星条旗银幕般垂挂的美国海关了。

“How long have you stayed in China(你去中国耽了多久)?”神情和蔼的老美海关关员问。

“One week(一周).”我答道。

我不知这问答有什么意义，何况出入境时总会在护照上留下当日的印戳的。好在有了绿卡，并不像初访或旅美经营跨国公司的经理们那样次次要排长队等候，我轻而易举地过了关。

拿到绿卡以来，少说也跑了六七趟中国，从来没被美国农业部检查的，偏偏这回中了“邪”。

眼看就要走到洛杉矶的机场大道了，农业部的官员却要你打开鼓鼓囊囊的大皮箱看一看。掏出南方人酷爱的虾干，我心一惊，他却调侃似地说“Chinese food”(中国食品)，手一扬，就让

我过去了。

虽然中国没有“口蹄疫”，老美却显然被始出英伦，既而席卷欧洲大地的这场新瘟疫给吓坏了，处处加派人手查你一把。

在候机室见过喜盈盈来接机的妻，环顾左右少了个人。妻就说：“你女儿说有作业，不来了，你给她打电话吧！”

上得全世界车流密度最高、十车道的洛杉矶高速公路，又见路边郁郁葱葱、耸入云天的棕榈，看看手上戴的双显示表（同时呈现北京、洛杉矶的时间），想到故国的亲朋好友皆在梦乡沉睡，恍如隔世。

2. “不要(学中文)啊，老爸，我还要做 Project 呢”

我在美国的家坐落在洛杉矶以东的钻石岗市(Diamond Bar City)。在青山绿树掩映，周日寂无人声的街区上行驶，可以眺望远方披了银铠、连绵无尽的雪峰。

走过冬日保养完好的屋前绿草地，应声出来开门的是十三岁的女儿遥遥。一周不见，她那好看的娃娃脸似乎瘦长了许多，近视镜片后的眼睛倒是挺有神。（她后来向我告状说：“妈妈很忙，我都吃不饱。”）一米六的个子拖了条可以扫地毯、旧兮兮的牛仔裤，上穿的短上衣隐约会让人看到泛白的肚皮。

女儿把肩膀靠过来，欠了上身，同我拥抱，老首长似地在我的肩背上拍拍，算是欢迎我的回归了。

我和妻气喘咻咻地从车上往下搬行李，遥遥在里头接应。我就说：“正好，正好，上周日在机场学过中文，今天可以接着学了。”

妻笑笑说：“你啊你，你这个老爸，今天先饶了她吧！”

遥遥也惊惶地叫道：“不要啊，老爸，我还要做 Project（项

目)呢!”

1995年,六岁的女儿遥遥抵美以来,我一直“诲人不倦”地教她学中文。听说美国的中文学校比我这种独门独户的“私塾”要教得好,就在英文学校放学后送她去学了几年。好不容易把汉语拼音给学会了,看她在那里已是“混日子”,就坚决撤回家里来教。断断续续,一周一课狗啃骨头般,终于念到中国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课本第八册了。

记得上一周我去中国时,昼夜兼程地忙完美国这边公司的事,把行囊备齐,已是在洛杉矶机场候机的当儿,我把事先捎上的语文课本掏出来,好想偷懒的女儿一下子没了招。

“第二十二课,黄继光。”在坐满金发碧眼欧美人的偌大的机场餐厅里,女儿吃过汉堡包,把一口流利、绝无中国口音的英文暂时忘却,还算爽快地念起她老爸常常逼迫她学的中文来。

这种场面仔细想想倒有点尴尬:半个世纪前在朝鲜土地上激烈交战的双方,现在言归于好,而两国人民,或求学、或经商,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好像都记不得当年的梦魇了,偏偏有这么一篇课文,让我来美六七年,喝足山姆大叔洋牛奶的女儿好生追问:“老爸,中国(志愿军)是谁打仗?黄继光不扑上(机枪眼)不行吗?”

我只能把中美两国发生龃龉的往事如实地告诉女儿,并且挺不容易地把黄继光为国捐躯的意义说了说,还不知两眼惘然的女儿听懂了什么没有。是有一些专为华侨子女编撰的海外中文教材,其中当然没有黄继光献身一类的课文。但是我却刻意要大陆的亲朋好友寄来原汁原味的课本,其间的良苦用心是要让女儿将来回中国,或在太平洋两地穿梭往来地做贸易、做法律、做学术,言谈举止间,要明了故国情结,通晓董存瑞、黄继光、

罗盛教、周恩来、毛泽东……

3. 说美国中、小学作业少，完全是以讹传讹

An Oily Mess!

——What kind of Material, Best Soaks up Oil?

(一种乱糟糟的油污现象！)

——哪种物质能吸收它？)

遥遥在我的行李箱中乱掏一气，掏出我给她在北京王府井买的通红的中国结，灰蓝的印染花裤，装潢精致、中英对照的成语、笑话，以及英文版的中国五大古典名著节选本，就又忙她的大部头作业去了。

上面我抄录的这个英文标题，就是她打印在巨幅展示纸柜（即所谓的“Display”）上的。这个刚开始布置的纸柜现在仰卧在客厅亮闪闪的地毯上，边上全是准备张贴的图案、照片、打印稿、胶水、彩笔，以及报废的纸屑。看来这个巨大的“开山之作”已经耗去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现在是周日中午，明天早上一定要交这个作业，留给她的时间已不太多，无怪乎她无暇到机场去接我，也无空档让我插教中文。

妻曾对女儿说，这一次你爸不在，我帮不了什么，你可要抓紧时间啊。可是好几次，弄到半夜三更，还弄不完这些连带手工的“作业”。说起她的“作业”，以前我曾帮她打点了两次：一次是缝一个小人，一次是做了一个细胞的立体模型。要是做不完这些“作业”，女儿会吓得不敢去上学。美国学校的老师也这么可怕么？不是说美国的学校挺自由，作业挺少的么？

完全是以讹传讹。

每次回中国，就有亲朋好友把我说的遥遥课业繁重的故事



我从中国出差回美，第一眼看到女儿正在做的 project(项目)



晚上已完成大部分

说给他们的子女听,说:“你看,美国学校的作业也这么多,你们就别偷懒了!”

千真万确,地无分南北,人不分东西,我看到全球的孩子在这竞争激烈的社会小驴负磨似地背着书包上学校,功课做到深夜十一二点。有所不同的只是细节:遥遥学校的电脑多一点,由四个教室围绕着的电脑室里摆着十八台电脑;厚重的书本有两套,一套在学校,一套留家里,书包相对轻一点(但遥遥的书包不知塞了什么,照例像矿石般沉重)。

美国学校十三岁孩子的家庭作业不仅要传统的手写,还要电脑打印,还要买一大堆材料来制作。单是材料费,一般就要花五十美元左右,还要开车送他们到各种超市、手工店去寻觅。

遥遥这次的作业是科学课要求做的。妻说我走后的这一周,遥遥就为买材料的事紧张。实验的课题大约是老师提示,学生们自选的。遥遥要买的是一种机油,看用何种物质可以消弭它、清洁它?事涉环保课题,女儿自然格外看重。

在妻的提议下,遥遥找到了用蟹壳、虾壳提取的 Chitosan。

4. 十三岁的女儿要隐私权,不让我写她的美国事迹

2001年3月11日中午时分,正是中国大陆的三更半夜,我竭力地抵抗着一阵阵袭来的睡意,在客厅里倒腾“中国货”,填充家中一切还可以填充的空间:衣柜、装饰柜、书柜……有一搭没一搭地与远在厨房做饭做菜的妻闲聊此行的观感。

女儿穿着北京王府井的印染长裤,全身散发着美国少女特有的健旺气息,手里端着一个纸杯,在我和妻之间来往穿梭,神情严肃:

“老爸,你看看,这样算几分干净?”

“妈咪，你看看，这样干净算几分？”

我低头看过她纤纤小手中捧着的纸杯，一会儿是一滩鸡蛋黄似的浊物，一会儿是半杯尚算清洁的液体，搞不清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妻后来告诉我，女儿要做一份彩色百分比显示图，显示四种物质吸收油污的效果，你认为最清洁、给的百分比最高的那一杯，可能就在机油中用了 Chitosan。美国的老师一定要学生如实报告“民意调查”的结果，你我就当了一回“民意代表”了。

我随即想到这趟中国归来的一个特殊使命：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约，把女儿的近况写一写，和年前写好的文章一起，编辑出版。眼前不就有最好的素材么？我当即想向女儿讨一点项目介绍之类的文章，见她正在电脑前忙着呢，就故作随便地说：

“遥遥，你要 Print，就多 Print 一份给我吧！”

“你有什么用？”女儿警惕地问，张大她好看的眼睛，直起梅花鹿似的长颈。

“这个嘛，爸爸是有点用。”我含糊地说。

“什么用？”女儿紧追不舍。

我躲不过她这一番毫不含糊的诘问，就说：“书里用。”

女儿极不情愿地大叫起来：“不要啊！”

遥遥六岁抵美以来，在她和我之间发生了一些极有趣味，亦苦亦乐，亦酸亦辣，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作为一个对业余笔耕生活有着特殊爱好的人，我在洛杉矶乃至全美发行的《文汇周刊》上写了每月两期，为时六年的“女儿和老爸系列”专栏，读者甚众。为何去年一年会辍笔歇耕，其中很大的原因便是渐谙世事的女儿的阻挠。

在我发表了为数不少的篇章后，女儿就成了华人社区的小

名人。在一些社区聚会或私人派对中，我的好友或熟人们，完全是出于善意，会当着我女儿的面谈出一些有关她的“故事情节”——这种在她毫不设防的情形下出现的“突袭”令她极为尴尬，继而恼火，迁怒于她的老爸。说真的，有时我为自己善心好意，想写出两代新移民在异国他乡的共同经历，在真诚的、孤独的自我表白中渴望引起美洲大地一群群“汉鹿”们的共鸣（所谓“呦呦鹿鸣，求其友声”是也），而不慎侵犯了女儿的隐私，感到内疚。

在女儿的个人记忆中，我的“要写作”竟像“城门失火”，显然已殃及她的“小鱼池”。她甚至对我说出这样的话：“‘要写作’三个字从你口中（说）出来真可怕，又不知把我和家里什么事写进去了！”

在此我特别理解作家凌进在《十六岁留学澳洲》中描述的苦恼，即她的女儿也很忌讳她妈妈写到她的隐私。

这里再一次展示了人类文明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的一对矛盾，即个人专利坚壁清野和社会信息传播共享之间的矛盾。在知识产权、产品专利、个人隐私大受保护的今天，美国有一派人却提出要打破知识产权垄断、个人隐私贵族式保护的铜墙铁壁，让社会大众共享信息、遗传密码和人类的各项发明创造。

我是个“中庸”论者，我处理以上矛盾的方法是，暂停锋芒毕露，纤毫毕现，脸红耳赤，“拍立得”式的专栏写作，以对女儿作现在进行式的保护，而把素材写到这次答应上海文艺出版社邀约的书稿中（从书稿到出版物会有时间的间隔，中国发行的读物美国的读者一般看不到），或放到将来虚构的小说中。

尽管有了这样的安排，但在女儿面前，明目张胆地做写作状还是不行的，凡事还是要像个“地下工作者”为好。看来美国也

无绝对的写作“自由”。

5. 凌晨时分,随着打印机响起最后一阵“沙沙”声,女儿才完成她的“鸿篇巨制”

“老爸,星期一早上了,上班了,快醒醒,醒醒!”正当我酣睡不已倒时差的当儿,遥遥冲到我的床前,一边拉被子、开灯,一边扒我的眼皮。

妻在一边嘻笑。

我的意识清晰地告诉我,我并没有睡过通宵,现在顶多是个周日的黄昏。

“不行,太多肉,开不了他的眼睛。”女儿用这种半英半中的文法结构来说话。我和妻都知道,她的所谓“开不了”,即“Open”的反义词。她的“赏月亮”,即“赏月”,“开笑话”即“开玩笑”。

就在我昏睡不已的那段时间,女儿和她妈妈开车去 Mall(美国的购物中心)里取回了 Chitosan 实验的一些照片。



遥遥得的“Honor Roll(校长荣誉奖)”

遥遥就在地毯上继续做她的 Project,妻则向我说起女儿得了“校长荣誉奖”的事。所谓的“校长荣誉奖(Honor Roll)”是女儿在本学期中得的一个大奖。在三个年级的一千二百名学生中,有百分之三十六的学生因为有平均线之上的“Outstanding achievement”(杰出成绩)而得奖。入学以来,遥遥得过大大小小不少奖,周围的华裔少男少女都是挺聪明、挺能得奖的,这次得奖,我们也就没有太当回事。

妻见我回来,看看时间已不早,放下教育女儿和公司工作(她是公司的执行总裁)的两副重担,松弛了紧绷的神经,早早地倒头大睡去了。我就一直在收拾国内带回来的行李,高一声低一声地向厅堂中的女儿吆喝:

“Baby 啊,快点哪,要睡觉了!”

见她没多大动静,我就过去摸摸她的小胖脸,盯着她的两片近视镜片问:“那你几点睡?十点半行了吧?”

“不行,不行,我这是大 Project 哪!”

“前几天都干什么去了?”

“都在忙,别的作业也很多。”

“……Baby,那你好辛苦。”

“是好辛苦。”

女儿以美国式的坦率同我进行的这种对白,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我便无奈地躺在沙发上,陪她把视为如此这般神圣的作业做完。

不知睡了多久,一觉醒来,见那厅堂还亮着盏大灯,就大叫:“遥遥吗?怎么还没睡?几点了?”

那厢传来女儿稚嫩的声音:“十二点半,好了,我好了!”随即响起打印机“沙沙沙”的出纸声。